

第二十回 落雁崖烈女殉節 眾鞭鞭劍嚇佳人

詞云：

一段姻緣百折磨，豈能容易便諧和。好花究竟開偏少，明月多應暗處多。奸惡倒能常貴顯，忠良越自受風波。人情大抵皆如是，天道容之且奈何。

詩曰：

古來烈女是堪憐，又見陳公淑女賢。

萬丈深潭殉死節，總之不愧孝經篇。

話說杏元小姐來到黑水河邊，向著眾女子道：「列位姊姊，這些衣物，乃是中華之物，帶去也沒用，不若丟在此河吧！」

眾女子道：「我們都用不著。」大家把那些各色的衣服，你一件，我一件，往河中亂丟，好似蝴蝶一般，飄飄蕩蕩。杏元小姐見此，不覺心酸流淚，因口佔一絕句道：「

中原服色向中流，哀告河神仔細收。

欲將薄命赴流水，身近榮華意不休。」

吟罷，放聲大哭。眾女子俱各嗚咽起來。大家徘徊一回，方纔進營。那些番女、士卒見此情形，因自說道：「這些痴女子把這些顏色衣衫投入河中，可惜！真正是些痴呆女子，不愛惜東西的。」

不講番女們談論，又便是次日起行，也非一日，只見又有一座高山，山頂上隱隱有個廟宇。杏元小姐問道：「前面山上廟宇，是何神像在內！」小卒稟道：「前面乃是漢昭君娘娘的廟宇。」杏元小姐道：「這就差了。昔日漢昭君，乃漢王差來和番，她因思憶漢王，故爾殉節，投河而死，尸向上流。此乃是你國的對頭，因何反立廟宇？」那士卒把舌頭一伸，道：「請娘娘禁聲，不是當要的。這昭君娘娘，大有威靈，是叫得應的呢！她因忠魂不散，在我國顯聖數次。我主見她如此感應，又憐她忠節，故此立廟在此。土人屢求必應，娘娘還能夢兆顯靈。如是，此地太平，皆是娘娘之賜也！」

杏元聞聽此言，向眾女子道：「她乃前朝國母，況且又有靈感，我們上去祀拜一祀拜，大家求一個夢兆，也是好的。」眾女道：「娘娘見得是，我們上去也要拜告一拜告。」眾婦女見娘娘要上山參拜昭君神像，只得扶持一同上山。來到門首，早有伺奉香火的婆婆前來迎接。

大家下馬，步進廟門。來至大殿，抬頭觀看，只見神龕內坐著昭君娘娘的神像，果真千嬌百媚，體態輕盈，宛然如在其上，卻如生人的一般。左右女童捧著琵琶、寶劍，兩邊功曹、力士，八員神將，真個是威風凜凜，烈氣森森。杏元小姐看罷，移步到神案前，倒身下拜，哭訴道：「娘娘乃前朝國母，我杏元乃後朝之臣女。我父親是陳日升，號東初，官居吏部尚書。母親吳氏，兄弟春生。公公梅伯高，官居吏部給事，被奸賊盧杞暗害斬首。婆婆邱氏。丈夫良玉，未曾圓妻。被奸臣謀害，將難女點選外國。難女雖然愚昧，不知禮義，豈肯失身于他人？望乞娘娘大顯威靈，把難女冤魂收入座側，早晚服侍娘娘聖駕。」

拜罷，大哭一場，方纔起身。眾女子各自哭訴苦情。拜畢，杏元吩咐香火婆婆收拾大殿，命眾女子俱各取馬，扎在大殿上安歇，以求娘娘的夢兆。如是，吩咐眾番女下山回宮，只留同行女子在殿上問候不提。

再言昭君娘娘是日巡山，不在宮中。至三更時，只見山門外香煙撲鼻，笙管嘹亮，眾神將扶擁著昭君娘娘，駕一朵祥光而至。眾神將參拜，分列兩旁，娘娘開言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吾神今日巡山，不在宮中，是何怨氣，沖吾宮殿？」只見值殿女神稟道：「啟上娘娘，今有中原陳吏部之女，名喚杏元，被奸臣陷害，欽點和番，今夜宿入殿內，求娘娘夢兆。現有杏元哭訴冤情，謹呈娘娘審閱。」娘娘接過來看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想吾當日，毛廷壽害我和番，到此殉節投河。蒙上帝憐憫我貞節，勒掌在此。又蒙國主建立廟宇，受此一方香火。吾只道後世的女子，水性楊花，貪生怕死，豈知還有烈性的佳人，願其死而不願其生，實為可敬！前日天門放榜，梅瑩之名，已標榜首。他日夫榮妻貴，衣錦團圓。吾神不若顯一威靈，將此女送至中原，以全他貞節之名，使後世女子，方肯效節烈，以顯我中原之光彩。」

于是吩咐女使，將杏元的魂魄引來。傳諭道：「陳杏元，你休推夢裏，聽吾吩咐：吾乃漢朝之妃王嬙是也。念爾貞節心誠，吾著神送你進關。你不可自忘初念，以墮地獄。誠心參悟，日後你夫妻團圓，父子完聚，皆各有時，倘有改意，就難送你。」吩咐力士道：「你可護送她，候她參悟醒來，即送中原大名府鄒御史花園內。她若參悟不醒，你可回位繳旨，不可有誤。」力士道，「領法旨。」暫且不提。

單言杏元小姐，聽得娘娘吩咐之語，一一領會。不覺醒來，內心躊躇道：「方纔明明聽得娘娘吩咐之語，叫我自己參悟，自有神聖佑護，日後骨肉完聚。若不能參悟，就不能進關，再睹天朝了。」正自沉吟，不覺眾女子俱已醒來了。

天已大明，眾婆婆捧水與杏元並眾女子梳洗已畢。杏元問道：「列位姊姊，昨夜可曾入夢否？」眾女子一齊應道：「並未入夢。不知娘娘可有夢兆否？」杏元小姐道：「也未有夢兆。」

于是婦女忙安排早飯，個個用畢，大家站起身來。眾婆婆早已伺候，相請起身。杏元同眾女拜辭娘娘的聖像，步出廟門，遂留詩一首。詩曰：「跨馬和番報國恩，西風飄蕩暗消魂。漢家宮闕今何在，細撥琵琶出雁門。」吟罷詩句，忽抬頭見面前有座高山，小姐問道：「前面那一座高山深崖，是什麼山？」番女稟道：「前面那山，乃是扎天山，後面就是娘娘告雁的落雁崖。」

杏元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便對眾女子道：「前朝國母既然告雁傳書，我等何不不到那裏告雁一告雁？或者天可見憐，一賓鴻與我們傳一信兒于爹娘也好。」眾女道：「娘娘見得是。」眾番女聞言，一齊上前阻住道：「啟上娘娘，此山不比前山，這扎天山落雁崖是人跡罕到之所，狼蟲虎豹最多，奇峰怪石，顛危險峻，下面又有萬丈深潭，稍或失足，卻不是要的。請娘娘息了此念，起駕登程罷！」杏元小姐把臉一紅，呼喝道：「好大膽的狗頭！如此胡言，敢來阻我之興！下次再敢放肆，定斬爾等這一班士卒的狗頭！」眾士卒爬伏在地，打著番語道：「一路來，不是士卒長、士卒短。就是狗頭長、狗頭短，卻不想你再過幾天，就要做國母娘娘了。」一面打著番語，一面站起身來，騎上牲口，竟奔扎天山而來。頃刻之間，已抵山下，于是安了營寨。

小姐同眾女子步出營門，先看那景致。眾女子在營吩咐番女：「你們好生伏侍娘娘上山。若是走不動，你們好好的勸她回營。不要走傷了她，亦不要沖撞了她，恐她日在我主面前，說起伺候不周，其罪不輕。」眾番女一一領會，一齊出營。只見杏元與眾女子已上山路，眾番女慌忙上前扶持杏元小姐，緩緩而行。眾女子亦有婆婆攙扶。一路崎嶇滑踏，藤葛牽連，也沒心觀看山景。行了多時，方纔到了絕頂，眾番女方纔鬆手。

杏元站立中央。大家低頭往山下一看，果然是千層劍壘，一片刀山。再看營中旗幡帳房，如同做的紙條一般。又轉身看那山後，果見有萬丈深潭，奇蛇怪鱗，蟠居其中。那水聲似牛吼雷鳴，白浪滔天。崖下奇峰怪石，尖鋒鋒的如刀劍一般。又見陰風慘慘，殺氣飄飄，觀見此景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止不住兩淚交流，說：「我陳杏元前世不修，以致今日受此顛沛。」又想到：「若在中原，怎能觀此淒惶之境？」正流淚之間，忽然想起：「昨夜娘娘夢中之言，曾說叫我醒悟，自必夫妻團圓，骨肉重逢。我想這雁門阻隔，身至沙漠，何曾還有相會之日？但奴身許梅郎，豈可又嫁番虜？不如跳下此崖，反得了幽僻之所，不致將尸骸拋露人間，而現千萬人之眼目。」

那杏元小姐想到這個田地，不覺兩眼珠淚滾滾，暗暗叫了一聲爹娘，又叫了一聲梅郎：「你妻子今晚在此捐軀殉節！我生不能與你同枕共衾，以效魚水；死後魂魄游遍天涯，我尋著你，把一情夢與你罷！」那時心內自想，如油煎肺腑，火燎肝腸，帶著淚痕向眾女子說道：「列位妹妹，我陳杏元再不能奉陪了。」說著，搶一步往那萬丈深潭，躡身一跳。翠環口中說道：「小姐休得如此！」正待上前去扯，早已投崖下去了。眾女子與眾番女，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，各各埋怨，大家只得轉身下山。

眾番女連忙報與那五個官長說道：「娘娘投崖死了。」只嚇得那五個官長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口中罵道：「把你一起沒用的賤人！因何不小心伺候？為何讓她投崖？叫我們如何繳旨？倒不如先斬你這班的賤人，我們再作道理。」說話之間，便各自抽出腰刀來，嚇得那些番女眾人哭哭啼啼地道：「爺爺請息怒，就是殺了我們，也不能釋放爺爺之罪，不如留著我們，大家商議一個計策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？」眾鞭子聽了這一番話，便把刀指著眾番女道：「你們有什麼計策，快快說來！」

眾番女與眾女子道：「以我們的主見，陳小姐已死了，我們眾人俱有地方官的冊籍，只有服侍的翠環姐姐，沒有年貌花名。不若將她扮作貴人起來，到狼主那裏繳旨，豈不是兩全沒事了嗎？」眾鞭子想了一會，又轉身向那合營的士卒說：「不可泄漏！」

眾鞭子見大家都議定了，于是一齊來向翠環說，那翠環身不由己，也只得依從眾人。于是，更換貴人的服色。大家又告誡了一番，方纔一齊上馬，拔寨起程，不知後來狼主可能辨出真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